

中國新詩



CONTEMPORARY POETRY

中國新詩

第一集 詩人與旗



元輝

北平 王 林 森

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





1. 每月出版一集，預訂半年，共六集。
2. 本月每集售價八萬元，定閱半年訂費國幣五十萬元（平郵寄費在內），爲優待基本訂戶，特將訂費減低，半年只收國幣四十萬元（平寄）。如欲掛號另加七萬八千元，航平另加十萬另二千元，航掛另加十六萬二千元（郵費漲價，謹請補繳）。香港訂費港幣五元，海外訂費美金二元。
3. 現商得星羣出版社同意，基本訂戶購買「森林詩叢」及「詩創造」合訂本可按售價六折優待（每戶限購一部）。
4. 特價日期一個月，至七月十五日截止，外埠延長半月，以郵遞爲憑。

茲 寄 上 幣

元 正 • 訂 閱

「中國新詩」叢刊半年（自第

輯起）用 平郵掛號寄遞 此致

上海郵政信箱第六四五號

森 林 詩 社

詳細地址：

啓 月 日

星羣出版社亦可代訂



3 2286 0230 0

訂閱人



叢詩林森

英雄的第一冊	波運河	交響集	火燒的城	捧血者
唐詩著	莫洛著	陳敬容著	杭約瑟著	辛勞著
九(二)元	三(五)元	四(〇)元	三(五)元	三(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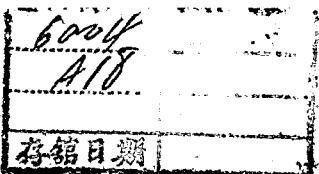
〔算計倍萬三價定〕

之印刷處內商發牛紙
級，致有一部份未能
印出，除將已印就之
書先行寄奉預約者，
當於最短期內設法趕
印，謹向讀者致歉。

行 者
版 出
社

MG
I266
564

6004 A18



我們呼喚

代序

田家驊

我們面對着的是一個嚴肅的時辰。

我們原先生活着的充滿了腐朽氣息的房屋在動搖，我們原先生活着的陰暗沉滯的時間在崩潰，刷得白白的牆壁在轟轟地坍塌，披着雕花與塑像的圖案的棟樑在大聲地傾折；幾千萬年來在地下鬱鬱地生長的火鋸衝出傳統的泥層了，它在大笑著，咀嚼着一個世界，也為這一個世界吐出聖潔的光焰。

到處有歷史的巨雷似的呼喚：到曠野去，到人民的搏鬥裏去，到誠摯的生活裏去。它以它的光叫我們知道：只在歷史的光耀裏才有人的光耀，人的存在只因爲他的嚴肅的工作，人的存在只因爲他的自我的犧牲——在生活裏也在文藝與詩的創作裏。

我們是一羣從心裏熱愛這個世界的人，我們渴望能擁抱歷史的生活，在偉大的歷史的光耀裏奉獻我們渺小的工作。我們都是人民生活裏的一員，我們渴望能虔敬地擁抱真實的生活，從自覺的沉思裏發出懇切的祈禱、呼喚並響應時代的聲音。

我們面對着的也是一個嚴肅的考驗。

到處是迷入眼睛使人流浪費的眼淚的煙幕，到處是浮囂的泡沫與轟轟然的罪惡的毒霧；到處是市儈式的「天真」與空洞無物，近於無知的可憐的樂觀；到處是念經的偶像與頂着骷髏的聖人，到處是無聊的卑怯的迎合與大言不慚的紙花似的驕傲；到處是蒼白貧血的理論與低劣的趣味主義，到處是虛浮無力的貧乏；到處有閹割過的雄鷄在啼着不成腔的高調。



3 2286 0230 0

而我們必須生活着，必須工作着。不被扼殺即將堅持我們的生長；我們必須有所掙扎，有所突破，有所犧牲，也有所完成。我們必須搏鬥而前，在歷史的道路上跨出自己沉重的脚步，不爲一切「法虛妄」所動。虔誠就是詩，我們願意以虔誠的心團結一切忠於現實忠於工作的人，共同呼喚一個生活，也即詩歌的新時代。

歷史的考驗是無情的，也是悲壯的，只有通過一切艱苦的生活考驗，通過一切可怕與絕望的窒息，我們的生長才能真是堅定不移的。我們所有的不是單調沉滯的時代；從生活到藝術的風格，一切走向繁富的矛盾交錯的統一，一個超越的渾然的大和合，只有它經得起一切考驗，因爲它自己正是這一切試鍊的成果。

而我們面對着的也是一份嚴肅的工作。

我們現在是站在曠野上感受風雲的變化。我們必須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說我們的思想的探索。我們應該把握整個時代的聲音在心裏化爲一片嚴肅，嚴肅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與一切歷史生活的嚴肅的關連。一片龐大的繁複的歷史景色使我們不能不學習堅忍的掙扎，在中心堅持，也向前突破，對生活也對詩藝術作不斷的搏鬥。我們的工作要求一份真誠的原則，毅然不動的塑像似的凝聚，也要求一個份量恰當又正確無誤的全局的把握。我們應該有一份渾然的人的時代的風格與歷史的超越的目光，也應該允許有各自貼切的個人的突出與沉潛的深切的個人的投擲。我們首先要求在歷史的河流裏形成自己的人的風度，也即在藝術的創造裏形成詩的風格，而我們必須進一步要求在個人光耀之上創造一片無我的光耀——一個真實世界處處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一個聖潔的大歡躍，一份嚴肅的工作，新人類早晨的辛勤的耕耘。

歷史使我們活在生活的激流裏，歷史使我們活在人民的搏鬥裏，我們都是人民中間的一員，讓我們團結一切誠摯的心作共同的努力。一切榮耀歸於人民！



最後的晚禱 外三章

鄭敏

人們被槍聲驚醒，發現世界在重複它的愚蠢
那幅記載着愛與罪惡的畫又在這綠草上復活，耶穌
這一次他沒有分給麵包，却將手舉起
放在額上：寬恕，猶大，是他分得耶穌的最後寬恕！

聖河與聖河匯合，然而我們的靈魂裏却匯合着神性
與魔鬼，甘地，他的歸宿是兩條聖水的交點，回憶
那漫長的奮鬥，他的起點却是這樣謙卑，在這裏
就在你的胸上，那一片產生了約翰與猶大的國土上。

是我們的愛哺育了他，是我們的恨擊倒了他，
同一塊土地哺育了慈悲，又孕育了仇恨，孕育了圓寂
又孕育了鬥爭，呵，最光輝最黑暗的印度，人性的象徵

她先加給我們光榮，又擲給我們恥辱，暴力終於使
一座頑強的火山沉寂了，縱然死去，他是農夫早已
在心靈的泥土裏佈下種子，那總有長成綠苗的一日。

求知

1

沒有一條路比這更望不見盡頭，
有的疲倦了，長眠在路邊的松樹下
那些壯年和兒童繼續走着，朝向

呵，什麼地方？是果園？是荒塚？還是一個透

過厚霧的容貌，是神的，還是人自己的容貌？

這裏沒有答覆，也許永遠沒有答覆，他們只是

不停的追尋，自開始呼吸的一天，不停的掀

去一層懷疑，又一層……哦，這一會閃來一絲微笑

是智識？但她却像那不朽的「微笑」，永遠只停在畫框裏，

渺茫却又真實，我們都聽見她向

人類召喚，人，一個因為幻想

而顫慄的兒童，他在剝着宇宙的果殼，你可曾懷疑

他沒有能嘗到最後的果實，就天逝？

或者，絕望的死去，因為發現一切只是惡意的玩笑？

2

我錯了，應當懺悔，雖然在心靈的天空

確實掠過懷疑的暗影，但是，人，不要忘記你胸中

具有的良知，造物已將最後的鑰匙交給你，當你成了這充滿誘惑的道路上的一個行旅。

我應當懺悔，曾這樣不耐而貪婪的索要最後的果實永遠伸出手，向外面，而忘記體內的寶藏。那兒原理有最可貴的種子，等候你從胸中將它培養，伸向你身體以外，一株茂盛的樹。

我們豈是來摘取什麼，從這個摘不盡的果園裏？我們願意死在

嘆息自己渺小，和報怨欲望無窮嗎？

呵，假如你能想到，是來給一些什麼

你追求却爲了給得更多，

你來，爲了完成這個世界，用人的胸增加它的美。

生命的旅程

我們被投入時間的長河

也許只爲了一霎的快樂

創造者在生命的地圖上輕輕一點，

對於旅行者早已是千山萬水的峻險。

人們，以被鞭策的童年爲開始，

每一分鐘帶來的前進却更是一個難結

從每一次以痛苦和眼淚換得的解決裏，人們找到自我意識的一絲覺醒

微笑吧，當器官和肌膚所遭受的鞭策消融入血液，血液中每日繁殖着自願，自願，

它覺醒了，像一片汪洋洗去沙上的痕跡
早夏的櫟樹，呵，青年，他伸長喜悅的手臂向生命迎接（「裹服從成爲我的特色」）

誰是那始終默默忍受着無華的痛苦者？

當生命的每一步爆炸着潛伏的危機，

平靜的水面下每一處呻吟着暗旋，

懦怯者早已沒頂，勇敢者也終於厭倦。

早年的熱望在冗長的等待裏

滋長出懷疑的蘚苔，信仰

動搖了，四肢在片刻裏失去氣力

哦，看那些徬徨的人，沈入生的波浪

誰是？英雄嗎？這像一隻火炬，用一次燦爛的焚燒，在戰鼓的讚美中把怯弱的戰場之夜照亮。

聖者，却是燈塔，終年以不耀目的光

抵抗每一個夜，在風雨裏忍受人們的遺忘。

讓我們來講述，當遠處有着音樂的輕妙

伴奏：這是一個旅行，開始於偶然，但又不允許逃避
那人——從痛苦中掘出對造物的愛——他成功了，
終於情願繼續走去，爲了同時代和來到中的旅伴。

Renoir 少女的畫像

追尋你的人，都從那半垂的眼睛走入你的深處
牠們雖然睜開卻沒有把光投射給外面的世界，
却像是靈魂的海洋的入口，從那裏的一切
思維又流返冷靜的形體，像被地心吸回的海潮

現在我看見你的嘴唇，這樣冷酷的緊閉，
使我想起岩岸封鎖了一個深沉的自己

雖然豐稔的青春已經從你發光的長髮泛出
但是你這樣蒼白，仍像一個暗澹的早春。

呵，你不是吐出光芒的星辰，也不是
散着芬芳的玫瑰，或是洋溢着成熟的果實，
却是吐放前的緊閉，成熟前的苦澀

瞧，一個靈魂先怎樣緊緊把自己閉鎖
而後纔向世界展開，她苦苦地默思和聚鍊自己
爲了就將向一片充滿了取予的愛的天地走去。



世界外二章

穆旦

小時候常愛騎一匹白馬
走來走去在世界的外邊，
那得甲的日記和綠色的草場
每一年保護使我們厭倦，
也常常望着大人神祕的嘴
或許能透出一線光亮，
在茫然中，學校幫助我們尋求
那關在世界裏的一切心願，
勞苦、忍耐、熱望的眼淚，
正像是富有的人們在期待：
因為我們愚蠢而年青，等一等
就可以踏入做美好的主人，
啊，爲了尋求「生之途徑」，
這顆心還在試探那不見的門，
可是有一夜我們忽然醒悟：

年復一年，我們已躑躅在其中！
假如你還不能够改變，
你就會喊出是多大的欺騙，
你常常藐視的一切就是他，
你僅存的夢想就這樣實現。
他把貧乏早已拿給你——
那被你嘗過又嘔出的東西，
逼着你回頭再完全吞下：
過去、未來、陳舊和新奇。
他不能取悅你，就要你取悅他，
因為他是這麼個無賴的東西，
你和他手拉着手像一對情人，
這才是人們都稱羨的旅行。
直到他像潮水一樣的退去，
留下一隻手杖支持你全身，

等不及我們做最後的解說，
一如那已被辱盡的世代的人羣。

手

我們從那裏走進這個國度？
這由手控制而灼熱的領土？
手在條約上畫着一個名字，
手在建築城市而又把它毀滅，
手掌握人的命運，它沒有眼淚，
它以一秒的疏忽把地球的死亡加倍。
不放鬆的手，牽着一個個的靈魂，
它拿着公文皮包或者按一下門鈴，
十個國王都由五指的手推出，
我們從那裏走進這個國度？

萬能的手，一隻手裏的沉默
謀殺了我們所有的聲音。
一萬隻粗壯的手舉起來
可以謀害一隻孤零的眼睛，
既然眼睛懸起像黑夜的霧，
我們從那裏走進這個國度？
既然五指的手可以隨意伸開，

四方的風都由它吹來，
緊握着錢的手到處把我們擋住，
我們從那裏走進這個國度？

我想要走

我想要走，走出這曲折的地方，
曲折如同空中電波每日的謊言，
和神氣十足的殘酷一再的呼喊
從中心麻木到我的五官；
我想要離開這普遍的模倣，
這八小時的旋轉和空虛的眼，
因為當恐懼揚起它的鞭子，
這麼多罪惡我要洗清我的冤枉。
我要走出這地方，然而却反抗；
一顆被絞痛的心當它知道脫逃，
它是已經買到了沉睡的敵情，
和這一片土地的曲折的傷痕；
我想要走，但我的錢還沒有花完，
有這麼多高樓還拉着我賭博，
有這麼多無恥，就要現原形，
我想要走，但等花完我的心願。



時間與旗

唐祈

你聽見鐘響嗎？

光綫中震盪的，黑暗中震盪的，時常緊逼在這個空間前前後後

它把白日帶走，黑夜帶走，不是形象的

虛構，看，一片薄光中

日和夜在交替，聳立在上海市中心的高崗

資本社會的光陰，撒下來，

撒下一把針尖投向人們的海，

生活以外誰支配每一座

屋與屋，窗口與窗口，

精神世界最深的沉思像隻哀愁的手。

人們忍受過多的現實，

有時並不能立刻想出意義。

冷風中一個個吹去的

希望，花朵般燦爛地枯萎，紙片般地

扯碎又被吹回來的那常是

時間，迴應着那聲鐘的遺忘，

過去的時間留在這裏，這裏

不完全是過去，現在也在內膨脹，

又常是將來，包容了一切

無論歡樂與分裂，陰謀和求援

可卑的政權，無數個良心却正在受它的宣判，

眼睛和心深處的希望，却不斷

交織在生活內外，我們忍耐

像水星魚的繁殖，鳥的潛伏，

許多次失敗，走過清晨的市街，

入羣中才發現自己的存在。

也知道罪惡早早埋伏在那裏，

像從日蝕的時辰中回來，

太陽並沒有被誰奪去，

却是一個冷酷無助的世界。

無窮的忍耐是火，在陰影的

角落，在空屋中，在嚴霜的後面
飢渴的經驗告訴過太多的你我，
而取火的人在黑暗中已經走來，
他辯證地組織一切光與熱的
新世界，無數新的事態

曾經在每個不同的火苗上
試驗燃燒，大的火，強烈的火，
就要從閃光的河那邊過來，
近五月的初梢日，石榴那般充盈的
火紅色，時間中就要裂開，
然而不是現實中的現在。

2

寒意中的南方四月

中旬日，我走近一個內在黑暗的下關，
淡黃金色落日的上海高崗，
依然是殖民地界的梧桐葉掌下
猶太哈同花園的近傍，

我的話，緊迴在無數個人的
腦際，驚動那些公園中
垂垂的花球，將要來的消沉，已經是疊疊的
苦悶，不被允許公開發問——
我祇能純潔由衷地指責

世間，資本主義者的空虛的光陰
在寸寸轉移，顛慄，預感着必然的消失
在這裏，一切滾過的車
和輪軸，找不出它拋物綫的軌跡，
許多扇火車窗外，有了

田野中的青稞，稻，但沒有麥啄鳥，
農人躲避成熟的青色
和它的煩擾，心裏隱隱的恐懼，
像天空暗算的密雨，豐饒的
季節中，更多人飢餓了……
近一點，遠一點，還看得

見，歪曲了頸的泥屋脊的
煙突，黃昏裏沒有一縷煙
快樂的象徵，從茅艸的破隙間
被風吹回來，陶缶裏缺乏白鹽，
眼睛是兩小塊冰，被盆狀的憂鬱的
臉盛着，從有霜的冬至日開始——
一些枯渴無葉的樹木下
可憐的死，頃刻間就要將它們溶化。
顛慄的秋天中，風講着話：
究竟是誰的土？誰的田地？
佃農們太熟習綠色的

回憶，裝進年歲中黑暗的茅屋，他却要走了
爲了永久永久不減的擔負，
滿足長期戰爭的

政府，隔離農人被用於一隻老變了的
封建尺度，勞動在田埂的私有上，
適應各種形式的地主，他們被驅遣
走近有城門的縣城外，

在各自的懼怕中苦苦期待，
靜靜的土呵，並不空曠的地，
農人輸出高粱那般紅熱的血液
流進去，流進去。他們青蒜似的習慣
一切生命變成爛泥，長久的
奉獻，就是那種貧弱的肉體。

．．．顫慄的秋天呵

婦女們的紡織機杼，手搖在十月的
秋夜，蟋蟀荒涼的歌聲裏

停止了，日和夜在一片薄光中
互相背離，痛心的訴說是窗戶前不完的
哭泣，飢困中的孩子羣
不敢走近地主們的

花園，或去城裏作一次冒險，
他們在太多的白錫和墳中間

坐下，坐在洋芋田裏，像一把犁，
一隻小轆牛，全然不知道的
命運，封建奴隸們的技術，
從過去的時間久久遺留在這裏，
在冰的火焰中，在年歲暗澹的白日光中
又被雪的時間埋合在一起。

3

爲了要通過必須到達的
那裏，我們將走向迂曲的路，
所有的終極，都該從一個
起點分叉，離開原來的這裏，各自的
堅定中決不逃避，無數條水都深沉流向一片
海底，所有的路只尋找它們既定的目的，
各種人民路綫爲了覓取，試探於
一個鬥爭，我們將獲致現實最深的驚喜

4

冷清的下旬日，我走近
淡黃金色落日的上海高崗，一個眩眼的
資本家和機器佔有的地方，
墨晶玉似的大理石，磨光的火岩石的建築物
下面，成羣的苦力手推着戰重車，
男人和帶女門交叉的馬蹄與犬高聲

被消失於無塵的喧擾，從不驚慌地緊張，使你驚訝於那羣紛沓過街的黑羚羊！

我走下月台，經過寬路時忘記了

施高塔路附近英國教堂的夜晚

最有說教能力的古式燈光，

一個月亮和 Neon Light 混合着的

虛華下面，白晝的天空不見了，

高速度電車匆忙地奔馳

到底，虛偽的浮誇使人們集中注意

財產與名譽，墓園中發光的名

字，紅墨聚似的豐彩，多姿的

花根被深植于通陰溝的下水道

伸出黑色的手，運動，支持，通過上層

種種關係，揮霍着一切貪污的政治，

從無錢電空虛的顫悸，從最高的

建築物傳達到灰暗的牆基下

奔忙的人們緊握着最稀薄的

冷淡，如一片片透明紙在冷風中

眼見一條污穢的蘇州河流過心裏，

孩子們並不驚異，最新的

灰色兵艦搖綫上；躲閃着的星條旗

龐大地泊在港口，却機警眺望，
像眺望非洲有色的殖民地，
太平洋基地上備戰的慾念，
網似的一根線伸向這裏……

走向那座花園吧：

人們喜愛異邦情調的

花簇，婦女們鮮麗的衣服和

容貌，手臂上的每個紳士的倨傲，

他們有過太多黑暗的昨夜，

映着星期日的陽光，

水池的閃光，一隻鳥

飛過去，樹叢中沉思的雲那，

花園門口擁擠的雲那；

絳色洋房的窗口細鐵柱上的雲那；

中午的陽光那樣照耀，

燦亮，沒有理解和一切幻象，

消失你所有應該的思想，

而無數的病者，却昏睡在

火車站近傍，大街上沒有被收容的

異鄉口音，飽受畸形的苦痛，

迫害，生命不是生命，

靈魂與靈魂靜止，黃昏的

長排燈柱下面，無窮的啓示

和廣集在這裏的暗淡，缺乏援助，申訴：

日日夜夜

在「死的欄柵」後面被陰影掩護，

這些都使我們激怒成無數

炸彈的冷酷，是沉寂的火藥

彈指間就要向他們採取報復。

連同那座花園近傍；

交通區以外的草坪，

各種音樂的房屋，樓台與窗，

猶太人，英國人，和武裝的

美軍部隊，水兵，巡行着

他們殖民地上的故鄉。

International church的聖歌

那樣盪漾，洗滌他們的罪，

却如一個無光的浴室藏滿了污穢。

寶石和花的貴婦人，和變種的

狗，幻象似地在慾念中行走。

時間並沒有使他們學習寬恕，

遺忘，通過一切謊語，貪婪的手仍握着

最後的金鑰匙，依然開放和鎖閉

一切財產和建築物，流通着

他們最準確的金幣，精緻的商品

貨物，充斥在白癡似的殖民地上，

江海關的大鐘的擺，

從剝奪和陰謀的兩極間

計算每一秒鐘的財富，

在最末的時辰裝回到遙遠

屬於自己的國度，也看清了

一次將要來的澈底結束——

財富不是財富，

佔有不能長久，

武裝却不能在殖民地上保護，

沉默的人民都飽和了憤怒，

少數人的契約是最可恥的歷史，

我們第一個新的時間就將命令

他們與他們間最簡單短促的死。

5

通過時間，通過鳥類洞察的

眼，（它看見了平凡人民偉大的預言——）

黑暗中最易發現對立着的光，

最接近的接近像忽然轉到一個陌生地方，
急促的喊聲裏有風和火，
最少的話包藏着無窮力量，
愈向下愈見廣大，山巒外
無數山巒有了火燒的村莊，
村莊圍燒着地主的縣和鄉，縣城孤立了
一個個都市，迄至資本社會最後的上海高崗，
每次黑夜會看見火焰，延續到
明日紅銅色的太陽。

6

看哪，戰爭的風：
暴風的過程日漸短促可驚，
它吹醒了嚴冬伸手的樹，衝突在泥土裏的
種子，無數暴亂中的人民
覺醒的鬘那就要投向鬥爭，
我們經過它
將歡笑，從未歡笑的張開嘴唇了
那是風，幾千年的殘酷，暴戾，專制
裂開於一次決定的時間中，
全部土地將改變，流血的閃出最強火焰
輝照着光榮的生和死。

7

鬥爭將高於一切意義，
未來發展於這個巨大過程裏，殘酷的
却又是仁慈的時間，完成於一面
人民底旗——

8

通過風，將使人們日漸看見新的
土地；花朵的美麗，鳥的歡叫：
一個人類的黎明。
從勞動的征服中，戰爭的警覺中握住了的
時間，人們雖還有着苦痛，
而狂歡節的風
要來的快樂日子它就會吹來。
過去的時間留在這裏，這裏
不完全是過去，現在也在內膨脹
又常是將來；包容了一致的
方向，一個巨大的歷史形象完成於這面光輝的
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陽光那樣閃爍
映照在我們空間前後後
從這裏到那裏。



閃

電 外二章

杜運燮

有烏雲蔽天，你才講話；
有暴風雨將來臨，你就警告；
有海燕在飛翔，你便給予指點。

你的救世情緒太激烈，
鬱積的語言太豐滿，
而且想在一秒鐘內講完，

所以你便匆促，顯得痛苦：
更令我們常常感到慚愧：
不能完全領略你的詩行呵！

你指示給我們以半壁天空，
我們所得的只是一陣驚醒，
雖然我們也常以為懂得很多。

雷霆，暴風雨跟着你來，

但我們常常都來不及準備，
在事後才對你的預言謳歌。

這就使你更憤慨，更激烈，
想在剎那間點破萬載的黑暗。
雨季到了，你講得更多。

海

簡單的偉大，偉大的簡單：
是你，把天空映照得更藍，
把四方的風紋述得動人，
使遐思緊繞着朦朧孤帆。

簡單的偉大，偉大的簡單：
只有你，能使斷翅的靈魂飛揚，
日漸萎縮的生命無限伸展，
把遠景從夢中引到眼前。

簡單的偉大，偉大的簡單：
一句話不憚煩講了又講，
但一個聲音雖然是千萬個聲音，
聽了千萬遍却又忘記千萬遍。

簡單的偉大，偉大的簡單：
藏著無盡的暗示和意象，
却不顯炫耀，以自抑為表現，
向所有看海者耳語，耳語著遠方

水手

我所走的路雖然有那麼長，
沿途風景却全是重覆而簡單，
小變化是有的，有的也很聰明，
但也更顯出它們單調得可憐。

我的生涯是從點到點，
曾經也寄予荒唐的幻想，

如今那些點不再是點了，
與單調風景一樣容易厭煩

但那些點却藏有我的青春，
我揮霍過無數天真的笑聲，
也許有一天它們都會開花，
可供我暮年的消遣和散心。

當「遠方」失去意義的時候，
我同時也失去「家」的美夢。
還好有船，我的新傳統，
它給我限制，也彌補了我的虛空。

現在我遂離不開船了，
「走」變成我唯一的生活，
各處都是單調，都是重復，
我已不必決定在那裏停泊。



歌 外二章

方
敬

陽春，夏天，最幽蒼的
隆冬，日日又夜夜，
被扼齧的生命瘡啞失聲，
穆肅中古老的大地聽着
喃喃的夢囈，蠱惑的謊，
強暴的叱咤吊不住
末世的墮落；罪惡的形態
在被犧牲者身上傾圮。

倔强的意志正在翻
歷史最沉重的一頁，
太多的血淚凝成的
突出的日子，
像啓示的經典，
脚前終宵覺醒的燈。

鳥在振翮，獸在奔突，

草木在萌動，連綿的山
在孕育，縱橫的江河
在沖激，勇敢的人們
一再戰鬥，帶着光榮的傷口。
一切有機的與有生的
都將從空中，水流，大地
得到至上的完成。

要戰勝一切毀滅，
時代的靈魂踴躍着，
爲人類作最後的肯定。

黑 夜

黑夜
沉重而廣闊地
棲遲在這古老的土地上；

鐵一樣嚴酷的天幕下，
拂着死亡一樣冰冷的風，
到處黑影幢幢，
那些山，那些樹，那些人家，
一個畏葸貧賤的世界……

這土地上人民的痛苦
夜一樣深，夜一樣廣闊……

都太熟悉了
沉鬱的眼光，
愁慘的姿態，
沮喪的喟歎……
滿佈血跡與淚斑，
這苦難的土地
懷着焦慮
在渴望

從長久陰暗的歲月裏，
從與天相接的山巒那邊，
在臨產的陣痛之後，
黑夜巨大的子宮，

將廕壟地分挽，
那更大的血紅的日子。

無名碑

沒有高塔，豐碑，廟堂
來紀念你們的功勳，
這世界上，這世界上
沒有留下你的名姓。

完成了磊落的壯舉，
你們人格體現的意志
銘刻在千萬人的心裏；
那可歌的發亮的捐棄。

你們無名的骨骸
尊定人民宮殿的基石，
你們倒下去的地方
那嶄新的生命起立。

讓歷史來見證，見證
每滴血都在生長、開花，
你們偉大深刻的沉默
永生永世地說着話。



春 外一章

馬逢華

你底儀仗隊成了議談底中心；
來得太快，一點也沒有聲響，
把守住所有的寒冷底洞穴；
爲了表示豪貴，每天天換一套衣裳，

那些年青的樹林子，那些草地
都成了競賽銷路的報紙，
每天早晨，爭着用最動人的花葉
刊載你底消息在第一行標題，

你底到臨，每次都帶來歡欣，
人們一如往年，耐心地揣測着你底顏色底名稱
還想要捕捉住發自泥土和藍天的聲音，
就像是從火星剛來到的旅人，

然而一如那些無辜的真理，
你也被不同的人渲染出不同的意義：

有的迷惑，有的激動；有的人却變得
像個犬儒，把白眼投向你一切的意義，

你也要蛻變，像一個可悲的兒童
掙扎着，被社會揉造爲成人；

終於也噙動焦渴的口唇，承認
必須要先毀棄自己，才能把自己完成，

貓

（我們底大園子空有草色淒迷，你底蒞止
像是碧波千頃中駛來一隻小帆船，
完成畫幅的美麗，也爲我們載來了歡喜，）

有什麼東西的飄墜像這樣輕，軟，
落地緩緩？你底步履是暮春的
花朵，你有大家閨秀的風範，

有時候却又像海氣的小姑娘，

你發楞，繃眉，爲了一隻蝴蝶底脫逃；

忽然又追繞着自己底尾巴捉迷藏。

女性的一切美德你都擁有。

有時也像一個謎，在無邪的遊戲裏

毫無預告，突然抓破我底手。

陽光下你底身體像水的傾注，舒展

得那麼沒有保留，你困慵的姿態

也這般好看；還眯著眼，學老太婆參禪。

有人說你是偽善，我想你是出於

疑心或頑皮。但若這樣够多麼好：

沒有疑心，頑皮也頑皮得合理。

高度的嚴肅性

M·安諾德

……這是高度與可貴的嚴肅，阿里斯多德認之是詩的偉大性德之一。喬叟(Chaucer)的詩的題材，他的對事物的看法與他對生活的批評里有着博大、自由、精敏、親切；然而它沒有這高度的嚴肅。荷馬的生活的批評里有它，但丁的有它，莎士比亞的有它，主要的是它，給我們的精神以寄託的東西；而由於我們現代對詩的日益增加的要求，這種給我們寄託的德性會更加，更加被重視的，從巴黎貧民窟里來的一個聲音，喬叟之後五十年或六十年，窮困的魏龍(Villon)從他的放蕩與犯罪的生活里來的聲音，在它的快樂的時辰……却有蕭比喬叟的作品更多的這種重要的詩的嚴肅德性，然而它的出現在魏龍，在魏龍那樣的人們也是合適的；偉大詩人們的偉大，他們的生活的批評的力量正就在于：他們的德性是被支持着。(揚和)



春的告誡

外二章

李瑛

在馬房裏

凡是陳舊的姿態都該改變，
凡是不堪積壓的都急速突破，
讓生者倔強的爆裂開土地，
讓死者埋下去填補他的空位，
呵！那些渴求着光和熱的，

我給你們年輕的時間，
過時不再，過時不再。

所有能發聲音的都發到無限，
所有褪失顏色的再重新閃光，
一切都在艱苦的鬥爭中，
智慧屬於工作向它服從，
呵！那些渴求着光和熱的，
我給你們年輕的時間，
過時不再，過時不再。

風在馬房的鐵頂上跳躍的響着，
響着，爲奴隸而歌唱呢。

我也是一隻平凡的馬，
我也吃乾草和那些發霉的高糧。

夜裏的馬嘶是驚人夢的，
我夢見馬糞變成了鎗彈。

仍然是飲恨的奴隸，
替人洗馬，擦地板和收割土地。

彷彿有人在喊我，不，不是，
主人的鞭子正落在我的腿上。

守着每一隻熟悉的馬匹，
等待有一天將要來臨。

屋頂上顫抖着蛛絲，
一把大火從這裏燒起來吧。

風在馬房外的草葉上，
響着，爲奴隸而歌呢。

種 子

1

赤裸的種子喊着自己的慾望，
在童貞的土地上開始吐露，
對於吝嗇的孩子顯得多麼豪華，
它在光輝裏獲得了永恆，
一粒籽實只能茁一棵植物，
我不能不和他們在一起哭泣。

世界上的果實都成熟了，
世界上最榮華的都不能同他比，
只有陽光最真實，
水最美麗，
只有種子的喊聲最快樂。

2

從一個老人微弱的喘息裏，
我聽見了山的呼吸，海的脈搏，
聽見了物產貧瘠的笑，
我聽見了那些嬰兒的呼喚。

不做處女了吧，來哺育妳的孩子，
做了母親比做處女還更榮耀，
因爲妳創造了智慧的花園，
讓小小的種子延續了宇宙，
時間同空間也欺騙不了它，
讓亞當和夏娃給人類第一聲歡笑。



嚴肅的遊戲

外二章

杭約赫

感謝

你曾經是個倖運的賭徒，
我們把軀體、靈魂和財富
來換取公衆的安樂和延續；
一切捐輸都變成了你的收穫。

今天，我們需要遺棄戰爭，
炸裂的乳房等候調養；
而你却還當我們是一羣野牛，
會在你晃動的旗子下去衝鋒？

誰再在新聞紙上豎立信心，六個月
又六個月，黃河的水泛入了長江；
憑道浸透了海腥的廢鐵和沙藥，
怎阻得住一個轉移，又一個轉移。

理性教會了我們思想，

反叛的手，將如森林，
是你訓練成我們粗暴，
以最猛的速率向你退却。

荷鋤的思念着土地，
多年的夢想這時正好實現，
感謝你給了我們法則，
轉向你，奪取我們合理的生活。

最後的演出

要我們用爆竹來表示喜悅，
要我們懸掛旗子來表示慶賀，
要我們舉起手來向你歡呼。
你笑着，來扮演這最後一場傑作。

記憶和理性是一對孿生子，
我們也曾學習着忘却，

把十年的血仇和着淚嚥下去，
捧住你，支持一個生死的搏鬥。

自從你背叛了人性和你自己，
舊日的創疤又復在我們心頭綻開。
貪婪的慾念你只能完成一半，
這齣鬧劇由你的勝利開始；

由你開始，也得由你去收場，
爆竹、懸旗、歡呼，你明白
這掩壓不住四周的風聲雨聲；
你迴擊的笑，笑得發抖，你明白

我們是用繩子拴來的觀眾，
以充血的眼睛來欣賞你
最末一段演技，和「悲壯」的結局。
億萬個呼號和掌聲，在我們召喚裏等待。

嚴肅的遊戲

靠一桿鎗、一柄刀、一支紅纜，
將敵人的屍體在他們身旁展覽；
靠一壘山坡，靠一叢樹林，

阻擋了敵人進攻，把退路也給截斷

戰爭好像遊戲，一千次、一萬次
化整爲零，化零爲整，今天。
在嚴肅的遊戲裏，竟成了一支
搖撼世界，掌握命運的力量。

消滅他們！正好，你的武器武裝了他們，
你的命運也被捲進了他們的手裏。發怒
咆哮，把一隊隊的生命向戰爭裏投，
化成煙，化成灰，變成他們的朋友。

從面到線，從線到點，集中
集中！戰略戰術重新設計，
過去你小視他們的一點一滴，
現在也要來發動打家劫舍。

常識和歷史都能給你啓示：
在陸地上來睥睨游魚，這買賣
出發於無知，飛蛾戀火而焚於火。
似乎你也有那份勇氣，準備去領受。



個體的完全

外三章

陳敬容

英雄的沉默

每一個追尋的過程裏佈滿背離的
痕跡，爲了要突破，突破——啊，
那斑斑的血，從忍耐與堅持裏流出，
滲入期待的泥土，在那兒生根，發芽，
成長爲大樹，負載纍纍的葉和花；

鬥爭不拒絕分內的清明和陰雨，
哪怕是塵砂，也要親切地拾取；
就像蚌，小小形體內包容着
沙漠與海洋，長年辛苦的搓磨，
征服時間，完成晶瑩的珠光；

愛和恨，悲壯的交織，
這世界有一天要渴求認識，
它要失聲呼喊：英雄，英雄——
那裏是英雄？沒誰回答，

整個宇宙化入沉默的平凡。

個體的完全

動盪的世上動盪的歲月，
人們空自着急，時間却不死亡，
像一片浩瀚黃沙，

它掩沒一代又代的智慧

像水，不停地沖激，

在它的毀力下，最頑固的岩石

也不能永遠保存原狀。

古埃及的 Sphinx

你大漠地的先知，

可曾預言過世界的再創？

山，林，河，海，廣佈的星辰；

萬年風何時吹醒沉睡的神？

人們已倦於一切虛假，

一切無根底的浮誇；
他們只知道萬物永遠在
變形，蛻化，
一次死亡只爲了另一次新生；
儘管有時也歎息，有時也呵欠，
他們却堅忍地擁抱未來：
萬千種水才匯成一個大海，
他們不看輕個體的完全。

報 徒

他們不承認任何特定的
律則，他們的命運
永遠是背叛；註定的
是他們堅貞的辛苦，
你有繩綁，你有鎖鍊，
對於他們全是枉然。
任含血的口，染毒的手，
把無形的空氣也撒上霉斑；
他們通過所有可能的虛點，
每天起程尋找另一個旅站；
沒有終點：莊嚴的努力，

要突破自身與自身外的一切。
不斷的變形裏他們的熱情
成爲照耀這世界末日的星點。

抗 辯

是啊，我們應該閉着眼，
不向那不許問的是非，
我們知道我們的本分只有忍受
到最後；我們得甘心交出
一切我們的所有——
連被砍殺後的一堆骨頭。
當無情的刀斧企圖斬盡
所有會發芽的草根；
可憐的人，你還癡心
想灌溉被咒詛的自由？
大地最善於藏污納垢，
却容不下一粒倔強的種子，
儘管真理苦苦地哀求。
你抗辯，憤怒，咬碎你的牙齒——
那全是活該；你還得一樣樣捱過：
暴戾的風雨，慘毒的日頭。



詩與現實

蔣天佐

詩從現實來，又回現實去。

可是在這一來一去中間，問題就大了。

從怎樣的現實來，這是決定詩的性格的，回到怎樣的現實去，那又是它的性格的考驗。

但是，首先，有人就會覺得奇怪，甚至認為荒謬——現實還有什麼這樣那樣的嗎？現實祇有一個，現實是不可割裂的整體；要末就是真正反映了現實，要末就是脫離了現實，而當然前者就是好詩，後者就是要不得的「詩」了。「你是把現實作了庸俗的理解，當作某些現象、某些片斷的事實了。」——這種責難是非常可能的（並且的確有過了）。

讓我試作若干解釋。

首先，的確要承認並且強調現實祇有一個，並且是不可割裂的整體，現實決不等於若干片斷的客觀事實，或者若干局部的現象。現實的統一性和整體性正如真理的統一性和整體性。沒有這種認識，那必然造成一團混亂，泯滅了是非黑白。

可是第二，現實的統一性並不排斥它的複雜性；相反，却是必須包括的。原來現實決不像這些人所想的那麼簡單，那唯一的現實正是通過無數複雜的現實而存在，彷彿「人類」是通過一個一個的「人」而存在一樣。可以比方說，現實就好像神話裏的魔箱，打開一層又是一層，無窮無盡，看看是一隻箱子，其實却是無數隻。我們祇是在承認那無數現實的時候才可以承認

那獨一的現實。

第三、現實的整體性是包括了內部的對立性的，就是說，那整體的現實內部却有無限的對立。這種對立雖然是無限複雜並且無所不在，可是却到處有個一貫的規律，簡單說，那就是前進和倒退的對立，光明和黑暗的對立，生長和滅亡的對立。自然，在這兩種對立因素的互相搏鬥之下，現實是不斷的前進了，可是也就不斷的遺留下許多渣滓和垃圾。因此，現實並不像這些人所想的那麼純淨，那前進的東西正是要從落後的東西上生長的。

總之，現實是一個整體，而這整體裏包括一個基本的對立和無數的層次。爲了有對立和層次，就否認了整體性，那是不對的；因爲整個的現實是在向一個方向進展，是在按照一個規律運行——那就是歷史的規律。反之，爲了它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就否認了內部的對立和層次，也是不對的；因爲這一切正是那作爲整體的現實的實質內容。

所以，我們是可以說現實有這樣那樣，而且唯有確認這一點，才够使詩前進。——但這又是爲什麼呢？

「每條道路通羅馬」，這是被引用過無數次的名言——我自己也曾經引用過。這話是對的，真正的對，可是祇說出真理的一半。另外一半是：雖然都通，但是在某些條件之下對於某些人而言却有通有不通。然而這些具體的條件却是永遠不能撇開不管的，因爲人生是具體的人生。比方說吧，一條崎嶇曲折翻山涉水的路，對於重病的步行者就是不通的了；一條迅速便利的鐵路線，對於買不起車票的窮人也就是不通的了。「知也無涯，生也有涯」，每個人都是不可避免的負担着生活的某種局限性的。雖然這局限性應該並且可能被不斷的克服，因此這裏是不能引出任何的悲觀主義來的，可是，當你願或不願或不能突破現存的局限性的時候，徒然想着開展到無限的前途又有什麼意義，除非是自欺欺人？你兩腳踏在毛廁裏的時候，同時你自然不

妨想像你是在整個宇宙或天體裏佔着一個空間；但是假使你一輩子蹲在毛廁裏，那不僅什麼宇宙呀世界，連毛廁外面的院子都對你毫無意義了。

所以，指出每條道路都是可以的，可是却不可以使那走着在他是不通的絕路的人飄飄然起來。至於根本不走的人，當然更加不在話下，那壓根兒談不到什麼絕不絕。因為路已經不成其為路。

詩的從現實來正是應該在這一意味上理解的。對待毛廁而言，院子是廣大的現實；對待一家的院子，一個村鎮一個城市是廣大的現實。對待個人，羣衆是廣大的現實；對待你的階層，人民是廣大的現實。現實是在這樣的擴展和進行的意義上只才存在的。這裏原不過是比擬的說法，事實上，現實在不斷發展和前進之中還隨時產生新的東西，那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自以為抓住了點什麼，又自我陶醉的滿足於「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信念，那是很危險的。首先要虛心的追究一下，所抓住的那點東西是不是結合在整體之內向着總的方向前進。不是的話，那就不是現實，祇是已經死亡的或者行將死亡的東西。當心局限在毛廁裏！當心路不成其為路！

明確說，今天我們眼前的現實，那總的行進方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鎖的毀棄和人民的解放。這是整個社會全盤改造的方向。那末，真正從現實來的詩，它所依據的所抓住的東西必然是以這一方向作為方向的東西，那是毫無疑問的。

這是一、二則，所依據所抓住的固然並不是死的了，固然是並不脫離或違背那行進方向的了，然而還是不夠的。由於現實的許多層次，以及那無所不在的內部對立，所以它其實比魔箱還要複雜得多。它的層次不是那麼井然的，也不是那麼一律的，各個層次在總的現實整體中間的地位和機能是各不相同的。換句話說，那貫串其間的基本的內部矛盾在各個層次上的質和量，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強，有的弱，有的顯著，有的隱微，有的重，有的輕，同時，各個層次的前進的速度也是不一律的。由於這些原因，詩所依據的層次就不得不成為重要問題了。而

這決不僅僅是所謂題材問題。這裏面包括主題問題以及其他一切。上面說過，從怎樣的現實來，是決定詩的性格的。

明確說，怎樣的層次最接近人民大眾，怎樣的層次最豐富最尖銳的體現了那基本對立，怎樣的層次最深刻最明確的預示出歷史的前途，這是不僅值得并且必須加以研究的。誰都不能因此結論說詩祇應該從一處來，但是誰都應該確認，詩有選擇它的最肥沃的土壤的權利。

每條路都通，這是對的，可是並不是每條路都來得及。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在移動。

現實在前進，現實在開闢新的境界。

而詩從今天的現實來，卻不僅回到今天的現實去。還要回到明天的現實去。經得起從今天到明天這一考驗的詩才是最可貴的。

但是明天的實現並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而是可以預見的，可以預感的。但這樣的預見和預感所根據的決不能是個人的幻覺，却必須是歷史的必然。換句話說，詩從現實來，而成爲高於現實的東西，這高於現實不是脫離現實，却是推進現實。

詩憑什麼高於現實和推進現實？最直截的回答是，憑那最前進的階級主觀。但是這裏限於篇幅不能申述了。



論風格

唐 湜

當我們讀着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我們心裏便會突現出一個蒼茫超越的詩人的風格。我們該記得陳子昂是對六朝以來至王子安們的脂粉氣的風格的一個超越，有了他才有了真正的唐詩，才有光芒萬丈的李杜文章，風格本身就是一種超越，對文字，乃至感情思想的一種超越，一種卓然的提高。它奠基於文字，思想與一切藝術品的構成分子，但它又否定了它們個別的獨立存在的意義，它們先能在它的統攝一切的光輝裏各占一個合適的地位，而它們的存在也只是爲了它的光榮，一種渾然超越的風采，一種內外滲透交融的「體性」，一種人性與自然的結晶。

但是，風格本身雖是超越，却離不開它所超越的社會生活，詩必須在那土地裏深深地植下自己的根，才能有繁花碩果的希望。而這根的生長與花果的質量上的成長是成比例的。它必然而且應該孕育於社會生活的子宮，但它又必須脫離母胎獨自成長，青出於藍地獨立生活，獨立形成一個超越的新的自己，雖然這新的自己也不能不是舊的子宮的映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才人離不開江山這母胎，但才人之所以爲才人，却因爲他超越了舊的時代傳統，創造了一個嶄新的風格，一個新的時代傳統。實際上，風格的變化和發展與社會生

活的變化和發展是不可分離的。米爾頓的「失樂園」的嚴肅風格是清教徒革命精神的映現。大抵在社會生活動盪或變革的時代，文藝風格自然會走向崇高與質樸的方向；當社會生活稍稍安時定或沉滯時，隨之而來的必是深思者的沉靜與柔和的風格。而在社會變革完成，社會生活趨向於向上的平穩的發展時，滿懷希望的雄健的精神風格也必走向圓滿的成熟。重要的不是詩人的詩裏有怎樣與時代相關連的事實或概念（Facts or Substance），而是詩人肯否從心裏把握着那歷史時代的精神風格。「失樂園」裏沒有清教徒革命運動，但那嚴肅的精神風格却是那一運動的最有力的表現，激動與反省交鑄成了雄健的單純，於是，這一歷史時代就永遠活在一個精神世界裏。當然歷史時代的精神風格實際上也只是那時代裏主導的社會階層的意識形態的精神力量，惠特曼的博大汎愛的高揚風格正是布爾喬亞黃金時代的精神表現，而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式的深思的浪漫蒂克的風格也正是文藝復興時代新興市民層的覺醒精神的凸現。

我們讀一首好詩，往往會如陶淵明所說不求甚解地讀過去，一切文字的乃至思想感情上的凸出彷彿全不存在，在我們眼前的乃是一片汪洋，一弘流水，一片可感而不甚可知（因為知總是無涯的，好詩也總是萬古常新，不能一口啜淨的），或僅能由感而知的景象，時疏與空流交融成的「一生之流」（Stream of life）。吳爾芙夫人說生活是一片光暈，因為那是常常變幻不居的。當我們在沉思裏體味着生活時，我們會在微笑的眼珠前凝結起一層淡淡的霧，融合了那麼多不可言說的生活景象，那麼多深情與思想的摸索，這是在我們的視覺前的生活的風格，能在時間的陽光下映現多樣的夢幻的光采，但這霧不太厚，以致妨礙了它自己的透明澄澈，減弱了它的親切動人的力量。而當它形成了一種有色的帷幕時，生活的詩便不能不陷入了神祕主義的幻覺。風格的最高要求之一是爐火純清的清明，「陶鈞文思，貴在虛靜」（劉勰），虛心則意氣自能環生。但我們也該記得布豐的話：「風格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風格是詩人的心靈的全貌的呈現與深切的感應，它必須脈脈含情，與詩人的心能心心相印，沒有鏡子上閃光，意象便無從化生。風格是詩的靈魂正如人之有人格，而藝術的風格也正是藝術家人格的

風采，它不僅只是外在的閃爍，而且更是內在的光耀。它的存在意義在於詩的真實的提鍊與生活的真實的向詩的真實的昇華與完成。當生活的真實漸變成量變而高引或深伏地轉向了突變或質變時，一種現實的突破或新的現實的創造，一種更大更深的真實形成一種可感的與剔透的風格，它是藝術生活的渾然的統一，也是從生活里發展出來的藝術的各方面成分的和諧的一致，它是在它們之上的抽象，提高與一般，但它自己在我們的感覺里却又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一個真實的幻象，一個生命的整體。如果藝術的極積意義是提高人的不自覺的模糊的感覺到清明的理性（包括着能動的感情的溶液）的境地，那麼風格的存在便由於它的內外無間的透明的「混沌」（Chaos）。如歌德所歌頌的至高的「混沌」，一種反樸歸真，反虛入渾，從假定的常識返回生活的自然，人們可在這里仰俯呼吸，自如地感應別人的甚至整個自然的心靈的搏動。或者我們也可以跟那些患着常識邏輯病的先生們一樣試着去剖析風格的「構成」，為了一種方便，我們假定風格可以剖分為質與文兩方面，而又假定文質彬彬是我們的愛好平衡的心靈的理想的要求吧，那麼質該就是那些在文字的浪濤下堅定又遑勁地流着的靜靜的思想流，那些能決定前進方向的思想的「感情等價」（Emotional equivalent），那些強大地高突或深沉地貼伏着的生命力，而文也該就是閃耀着的情緒的豐滿的流蕩，向外浮泛着，盈盈地漾溢着的華采，質也許就是風骨的骨與風格的格，文也許就是風，骨該是內凝而特重的，風則可以向無限廣被而無涯。二者相互表里就能呈現出一個生命與藝術的和諧，一份生命力與純粹創造力的分量，文心雕龍的作者，一個能真誠地為藝術與學者的工作感動的古人告訴我們：「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昭恨述情，必始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辭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即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廢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統也，思不環周，

索莫之氣，則無風之驗也」。這裏的風骨的「飛」正是一種超越而風格的貧乏甚至缺乏也正是思想的貧乏與生命力的「索莫」的徵象。不過劉氏仍然不够注意藝術的風格與生活的風格的不即不離的關連，因而他把風格分爲八體，正如司空圖望把它分爲二十四品一樣，是有點嫌瑣碎的。歐洲學者把風格分爲崇高與柔和兩類，與人性之有男性或陽剛與女性或陰柔可以相互適應，但我仍覺得風格的差異不能作平面的或平行的劃分，而可以甚至應該當作發展的過程里的各階段看。這樣，荷馬（儘管說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Circle）的風格，從伊利亞特到奧德賽的發展，莎士比亞的風格，從李爾王到暴風雨的發展，便不會使我們有過份的驚異，劉勰說：「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風格的形成，除了肉體的才氣稟賦的基礎，即生命力或「真體」的「內充」外，還必須依靠感染甚至學習社會的生活風格，「功以學成」是不錯的，如此，二者才能相互鍛鍊而臻於完熟的境界。風格的發展是一個超越或揚棄的過程，它可以與認識論上的三階段，由感而知而行，相互適應，而它跟藝術家的心理對他所塑造的物象的擁抱也有不可分離的關連，它的發展的開始必然是崇高的感情風格，一種對文字的超越，一種人性充實的「我境」，一股強大的感情流從詩人的生命的投擲姿態使詩人與讀者間感應到一種同情心的伸張（the flow and stretch of sympathy）一種生命力的共鳴，讀者好像看到一個崇高的生命的峯頂似的震顫於詩人人格的與生命力的沉重的份量，不由已地擁抱了詩人的壯烈的「悲慨」，正如看到「大風捲水，林木爲摧……壯士拂劍，浩然彌哀」（司空圖），甚至他自己也被掩沒在詩人的風格的汪洋里而無法掙扎，這時湧現在詩里的是一種生命的高度，一份意欲突擊前進的强大主觀的直接의攻擊，一種浪漫蒂克的虔誠的浪濤，向高突處奔湧，突破平庸的常識的水平面，奔向了生命的崇高的理想。於是，電光一閃，浪濤逐漸平伏，來了波平如鏡的沉思，超越了情感，自能獲得能克剛的柔和而深長的思想風格的凝結，詩人的心漸漸進入「化境」，體貼他所擁抱的物象，孕育着它們，而將自己的虔敬的心靈化入物象的脈絡，脈脈含情，絲絲入扣，思想的觸覺與人性的

自覺漸漸生根入地，漸伸入物象的內涵的深淵與外延的遠洋，心虛而於是意象環周，「空潭瀉春，古鏡照神」(司空圖)，彷彿納蘊思游於水濱，凝神於自己的幻象，詩人的入格由於間接的傳達也就能更親切更沉摯地映現於意象之環周。不必由於詩人的生命力的沉壓，讀者自能於柔和的水波飄渺之間感應到詩人思想的委曲婉轉，一種音樂般的永久的澄汎。他也會跟着詩人以純淨的質撲的愛心觀看萬物，侍奉它們於一動靜之間，分担它們的喜樂與憤怒，一種衷心的「民胞物與」油然而生，文化與冠裳生活的習俗完全脫淨，真實的「人」於是誕生。這時在詩里湧現的是玲瓏剔透的意象，沉潛着的深切的思想脈絡與澄清空靈的繞指柔似的思想氣氛，一片清澈而無法見底的深淵，有游鱗時隱時現，光影聲色，剎那萬狀，詩人似乎無所攻襲，無所追求，但却能俯仰自如，左右逢源，無往而不適，一種克臘西克的淳樸與凝聚漸漸使文字乃至感情柔化而成通靈的「思想」，「俯拾即是」，又能「着手成春」，於是一種新的大勇者的意志，一種理想的嬰兒我漸漸成形，一種渾然不分的大超越，一種進於「神境」的人我交鑄的精神風格體現了宇宙意志與詩人情思的大交融，那是由於詩人的歷盡人與物的心情意態，悲觀離合與看遍宇宙間的真實生涯，他於是由齊物而知性命，至於獨往獨來，與天地相往還，「神與物游」而物我不分，像一個卓然特立的聖者。他不僅可以自如地出入離合於物象，而且更能與物象渾然凝合，作雄健的運行，他可以「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舒卷風雲之色」(劉勰)一個無爲而無不爲的意志，正如司空表聖所說的「雄渾」：「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體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一種是體萬物橫絕太空的「精神流」，超於象外而又能得其環中，這也許就是M安諾德所說「雄偉的風格」(Grand style)，一種如荷馬般的完熟的單純的單純，雄偉風格(Grand style of severity)。一種如米爾頓般的完熟的嚴肅，嚴肅的雄偉風格(Grand style of severity)，或者如但丁般兼二者而統有之，一種至高的清明，一種清明的「混沌」，一種生命力最雄健的運動，一座奔騰而

起又凝重不動情的山嶽，一座旋轉着力與力的搏擊的塑像在這裏。在這意味上，「形式便是意義，和諧便是使命，韻律便是啓示」。一切都脫胎換骨，在詩人的博大心胸裏孕育一個新生命，它是一切時間的超越，能歷萬古而常新，因為它的「生之流」永不歇息。

一個古代的希臘哲人說：沒有人能在一條河流裏洗過兩次澡。而中國的古哲人也說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可驚異的風格！

註：里爾克英譯者 Ludwig Lewisohn 論里爾克語。

兩種錯誤的估計

M·安諾德

一個人或一章詩可以由我們歷史地估計看，可以由我們以自已個人的見地估計着，也可以由我們真實地估計着，一個民族的語言、思想與詩的發展是非常有趣的；把一個詩人的作品當作這發展過程的一階段看，我們自己很容易會把它看作比它原來實際上應是的更重要的詩，我們會用一種十分誇張的頌揚的語言去批評它，總之，高估了它，如此在我們的詩批評上來了那由於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的估計而來的錯誤。於是，一個詩人或一首詩也可以在我們自己個人的見地上被估計着，我們個人的相近，喜歡與環境有很大的力量能左右我們對這位或那位詩人的作品的估計，使我們把比之作爲詩實際上握有的更多的重要性給予它，它們對於我們，它是，或曾經有過很高的重要性，這里我們也高估了我們興趣的目標，施予它一種十分誇張的頌揚的語言，而如此，我們得到了在我們詩批評上的第二類錯誤——由於可以稱爲個人的估計的錯誤。（揚和）



美國 L. 休士：

自由列車

袁永柏

我在報紙上讀到

自由列車。

我在無線電裏聽到

自由列車。

我看見人們在談論

自由列車。

主啊，我等待着

自由列車啊！

在南方的幾個州裏我只看見列車上

排着一節黑人車廂，專爲我們而設。

我希望自由列車上沒有黑人車廂。

我希望走上自由列車不用走後門，

我希望自由列車上沒有「有色人種」的牌子，

我希望自由列車上沒有「白種人」的牌子。

我要去看一下

自由列車有沒有這一些。

誰是自由列車上的駕駛者，

一個漆黑皮膚的黑人能够駕駛自由列車嗎？

是不是一個黑人只能做自由列車上的茶房？

自由列車上有沒有投票廂？

自由列車上的黑人能不能投票？

當自由列車停在密士失比州的時候，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搭上去？

有人告訴我

關於自由列車的事！

勃明漢車站上標明「有色人種」和「白種人」

的記號。

白人走左邊，有色人種走右邊——

車上也有兩條分開的弄堂，自由列車上也是這樣嗎？

我一定要知道

自由列車是怎樣的！

要是我的孩子問我，「爸爸，請你告訴我，爲什麼自由列車有黑人車廂？」

我怎麼回答我的孩子呢？……你說說看——因爲人如果不自由，自由只是一個空洞名詞。

也許自由列車上的人

會給他解釋。

當這輛列車噴着煙走過南加羅里那州，格林維爾的私刑暴徒會注意它嗎？或者爲十二個陪審官所縱容的他們會別轉頭吐煙草，連正眼也不看？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吐這輛

自由列車？

我的老媽媽住在西洋城，八十三歲老黑人，排着隊也去看自由列車，那些白人會不會咆哮，「滾開！黑炭們和自由列車不相干！」

先生，我以爲這是

自由列車！

她的孫兒叫詹梅。他死在安齊奧之夜。他是真正死了的，這不是假的。

他們在自由列車上標揚的自由也是真的嗎？還是假的？

詹梅要知道這一輛

自由列車。

詹梅的自由列車會不會從鐵軌上隆隆滾來，在陽光裏閃爍，白人黑人都可搭乘？它不停在標明「黑種」「白種」的車站上却停在陽光普照的平野，停在空曠的鄉下，那兒沒有專爲黑種人設的招牌？

沒有不許黑人選舉市長和別的政治家的規定，
沒有爲有色人種劃一條界限
自由列車是爲了你也爲了我而設的！

那時，也許安齊奧墳墓裏的靈魂

那些戰死的兵士會說，「我們需要這樣！」
不論黑人或者白人會說，「這是多麼好啊！」
在我們家鄉有一輛爲你也爲我的自由列車！」

那時我要呼喊，「光榮屬於

自由列車！」

那時我要大聲呼喊「吹響你的汽笛吧！
自由列車！」

感謝上帝！這裏開來了

自由列車！

大家去乘自由列車！」

註：去年秋間美國政府特別裝置了一列自由列車，漆澄紅白藍的顏色和飛鷹國徽，到全國各處去駛過，車上陳列着美國民主建立過程的一百多件文件，如獨立宣言原文等。任人參觀。一路要經過三百多個城市，橫過全國四次。規定那些歧視黑人的城鎮，自由列車將不停靠。這輛列車將週游一年。黑人詩人休士在上面這首詩中稱頌此舉，但仍表懷疑。有一歧視黑人的城市竟不准黑人上車參觀這些寶貴的歷史文件。



伊薩柯夫斯基詩六章

戈寶權

米哈伊爾·伊薩柯夫斯基 (Mikhail Isakovsky) 是蘇聯現在一位著名的桂冠詩人，他於一九〇〇年誕生在一個貧農的家庭裏，從小就是靠了自修而學會讀書識字的。他很早就寫詩，一九二七年第一本描寫蘇維埃新農村的詩集「稻草中的電線」出版時，曾得到高爾基的很高的評價，高爾基說「他的詩是樸素的，優美的，尤以其真摯性感動人」。一般地講起來，伊薩柯夫斯基的詩的形式非常樸素，詩裏面充滿了濃重的泥土氣息，而他採取民歌體的形式寫成的詩，在蘇聯更得到廣泛的流傳，并且被譜成歌曲。一九四三年時，他曾以「喀秋霞」，「誰又知道他」，「送別」等詩，得到史大林文藝獎金。此地的前五首詩，是從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他的「選集」中譯出的，最後一首則譯自一九四七年二月號「新世界」雜誌的「蘇聯詩人抒情詩特輯」。

風

風仔細地

走出了柴門，

敲着小窗戶，

再沿着屋脊飛奔；

他和櫻樹的細枝
嬉戲了一會兒，

還因為什麼叱責了
幾隻熟識的小麻雀，

然後壯健地展開

年輕的翅膀，

追逐着風塵

不知飛向了何方

——一九二七年

春天

今天我異常的溫柔，
把頭緊偎在你的胸口，
告訴你那青色的迎春花
怎樣在鋪道上微笑。

我們這樣生活，竟完全不曉得
春天已經在田野裏到處燦開。

一個穿草鞋的小女孩
用籃子把它帶給了我們。

哦，四月，藍眼睛的四月，
它夜夜不讓我好好安睡，

雖然它的愉快的故事
只像一些回聲在響着。

在那兒的什麼地方，叢林在喧囂，
白嘴鴉在耕地上跳躍。

而在這裏，只有救火會的隊員
可以從瞭望台上看見真正燦爛的春天。

我要走向城市的廣場，

一條小溪從那兒的石頭上流過，

我說：「馬車夫，載我去吧，

到白嘴鴉那兒去做一會兒客人。」

——一九二五年

往日

往日從我的眼前消逝過去

——普希金

在我們的地方——無論是春天，無論是夏天——
晚上到處都不見一點火光。

人們吃晚飯的時候也不點燈，

睡覺的時候就把柴門牢牢地關上。

在我的地方——黎明時的歌聲很少，

連手風琴也沒有一把。

有時候夜鶯在枝頭上快快不樂，

只用低聲同寂靜講話。

有時候鵲鴉獨自悲傷，

毫無蹤跡地消失在裸麥叢裏。

而在森林的那邊——遙遠遙遠的地方——

一顆輕率的星星落到了地上。

你站着——既沒有人給你回答，也沒有人向你

致敬，

只有夜色移近過來，——愈來愈黑暗……
在我們的地方——無論是春天，無論是夏天——
晚上到處都不見一點火光。

——一九二六年

我生長在窮鄉僻壤

我生長在窮鄉僻壤，

那兒的農夫們不愉快地開着玩笑：

幸福騎了馬到他們那兒來，

但是富人們把它抓走了。

我生長在那兒，我們父親和祖父

在別人家的田地上胆怯地徘徊，

在那兒的每所茅舍裏——也許，成千年——

貧困就高居在榮譽的座位上。

我生長在那兒，在貧瘠的田野間，
那兒所有的道路都消失在霧氣裏，

那兒的母親，在搖孩子們睡覺時，
很早就向他們歌唱着悲哀的命運……

一小塊土地，一隻犁，一隻耙——

這就是我們親愛的故鄉。

在我們今天高高的蒼空下

我還時常想起它。

我想起那些過去了的年代，

想起那暗淡而無光的青春，

凡是我們現在手裏掌握的一切，

我每天都覺得它們更爲珍貴。

——一九四一年

高山上白光閃耀

高山上白光閃耀，

櫻樹在清晨盛開着花。

我愛上了一個年青人，

但我不能洩露出心中的話。

我一個人在街上走，

心中只思念着他，

但他從沒有問過一次
我心裏所想的是什麼。

他只是問——我生活得好嗎，

什麼時候請他來作客……

大概，他不願意

講出他的真心話。

我一個人走回家，

滿心充滿了悲傷。

難道我的幸福

就永遠從身邊飄過？

吻

——一九四〇年

沿着多霧的草場，

沿着重重曲曲的小徑，

一個在晚會上相識的年青人，

誰送我走回家。

在我家的近旁，

他仔細地環顧了一下說道：

「假如這是可以的話，

我真想吻你一下。」

回了我答他，

當然是拒絕了他的要求，

說這樣的事情

我從來都沒有允諾過誰。

這個年青人憂鬱起來，

懷着苦惱的心情告別了：

他說：「這大概是因為我不可愛」，

他又說：「甯可還是不再見面吧。」

我看着他的一雙眼：

「既然是這樣，

那就算了吧」，我說，

「就是沒有允諾，你也可以吻一下。」



梭羅摩斯詩七章

藍冰

在今天的希臘的確有很多新的聲音，雖然僅只有少數得到了個別的注意，但整個說來，他們的詩都是新鮮的而且是希臘風的。

底雅尼蘇斯·梭羅摩斯 Dionysus Solomos 和他的同輩 Palamas 與 Kalvos 之激起特別注意，與其說是由於他們的希臘風格，毋寧說是由於他們個人的才能。梭羅摩斯——他也是希臘民族詩人之一——是一位被廣泛地愛好的詩人，在英國就有一本專講他的書（該書即名「Dionysus Solomos」爲 Romily Jenkins 所著，一九四〇年倫敦版）。這裏所譯的七篇，是他的口碑之作。

年老的戴摩

今天是復活節，我的戴摩，今天是假日，勇敢的人們是快樂的，他們練習打靶子，而你，我的戴摩，你在元老們的雅甯拉監獄裏，在笞刑台上，在寂寞的密室裏帶着鎖鏈。所有的人，土耳其人和希臘人，都在說：「我們親愛的戴摩，仔細保護着你的武器。」戴摩叫喊道：

「讓上帝和聖母瑪利亞，還有聖喬治爵士，幫助我加強我的臂力，佩上我的軍刀。」

——英譯者 Kenneth Young.

春天夏天什麼時候來到？矮林什麼時候開花？那時我就要取出我的來福鎗，佩上我的軍刀，在山嶺下潛伏，靠近山頂，烤炙瘦瘦的公羊，和肥肥的羊羔，並且會使母親們沒有子嗣，使得新娘們失去丈夫。

愛倫·察里斯

所有的女領袖們，那些黑眼睛的人，通通被奴役了，他們把她們當作女奴俘去，但是這位愛倫·鮑察里斯，這位黑眼睛的，

却没有被奴役，他們沒有逮住她，
五個土耳其的近衛兵正向她追逐。

愛倫轉身向他們說，轉身告訴他們：

「我的土耳其同胞們，別浪費你們的時間，別
把你們弄得疲倦，

我是愛倫·鮑察里斯，我是馬戈斯的姊妹，
我有一支來福鎗，銀質的來福鎗，
我活著時絕不讓帶到土耳其人出沒的地方！」

安得里柯的母親

安得里柯的母親傷心，安得里柯的母親哭泣，
她常常把頭轉向羣山，同着羣山爭論：

「荒野的亞格拉防山，嶙峋的亞格拉防峯，
你怎樣對待了我的兒子安得里柯大隊長？
他在那裏？這個夏天他爲何沒有回來？
在阿斯勃羅斯沒有人聽到他消息，甚至在卡爾

本尼西也沒有。

詛咒你們，老人們和黑心的喬治，
你們毀了我的兒子，那第一位英雄，
河呵，河流吧，冲毀你們的堤岸，
替安得里柯開一條回到卡爾本尼西的路。

雅尼·契吉奧提斯

樹木哭着，树枝哭着，
我躺臥着的隱蔽處也哭着，
我走過的道路哭着，
有冰冷的水的噴泉哭着，
我找到麵包的房屋哭着，
我得到美酒的寺院也哭着。

鬼怪

在所有的胡桃樹中間，在胡桃樹根和橄欖之間，
忽然出現了一個幽靈，吞掉了許多勇敢的人，
他吞掉他們，吞掉他們全體，一個也不剩。

遊擊隊員

睡意朦朧地，我早早起身。
我取水洗臉，洗去和揩掉我的瞌睡。
我聽見松林如何震吼，桃林如何裂響，
大個兒，那一片鬧聲是什麼，那雄壯的聲音？
是英雄們走過，走去作戰，
去和沙摩拉那狗仔打仗，
矮林，雷霆、岩石和英雄，都去和他打仗。

奧林匹亞山和基沙浮士山

奧林匹亞和基沙浮士這兩座山在吵架，
這兩座山在吵架，

這兩座山在吵架。

古老的奧林匹亞轉身向基沙浮士說，

你被土耳其人踐踏過的

基沙浮士，不要責備我。

我，我是古老的奧林匹亞，舉世聞名。

我有四十二個山峯和六十二道噴泉。

每道瀑布，每株灌木，每根樹枝，都有一個克

勒夫提③。

在我頂上，在我頂上，坐着一隻金鷹，

他爪子裏抓着一個英雄的頭顱。

「親愛的變形的頭，一個英雄的頭，

你怎樣來到了我的爪中？」

「我的鳥兒，既然你問起，我要告訴你，

我們本是四十四個克勒夫提，四十四勇個士，

我們憑聖經宣誓，

說假若任誰病了，全體要把他帶走。

到時我生了病，而他們

便把我拋棄在山谷裏。」

註：① Markos 是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希臘人民解放軍的組織者及領袖，一九四六年以後，被任命為希臘民主軍的最高總司令，和希臘民主政府的總理。

② 這個喬治按係指希臘王。

③ Klefi 是十五世紀希臘被土耳其併吞後逃亡到山中繼續獨立鬥爭的希臘人的名稱。



編輯

雖然有種種的阻難，這個新生的叢刊還是在最大的奮鬥裏誕生了。既已誕生，則無論它日後將遭遇的是晴明還是陰雨，它的生機總在！

輯

鬥爭無處不在：明的、暗的、大的、小的。但是「去、留、存、廢，該落的落，該開的開……」在這個時代裏我們有我們份內的苦難，也有我們堅持的決心。

室

這就是我們這個叢刊的第一集，也就是我們試着拿出來的第一個小貢獻。本集中每篇詩文，無論寫

的和譯的，都化費了作者們和譯者們很多心血。我們不敢說有什麼大的成就，但至少我們沒有採用一篇「浮囂」的或「虛假」的作品。我們願與作者們和讀者們共同守着一個認真原則，藝術不容虛假；而詩藝術在今日的中國，正瀰漫着一片混沌的和空虛的迷霧。我們願與作者們和讀者們合作，努力衝破這片墮性的氣氛與迷霧。

關於各位作者我們不打算什麼介紹，每篇作品本身就是最好的介紹，而最後的批判屬於最公正的讀者。

這個叢刊是創作和理論、批評、翻譯並重的，不過當然創作佔較多篇幅，創作如係短章，最好每人至少一次刊出兩篇以上，爲了可以給一個較多方面的、較完整的印象。理論和批

評則是同創作一蒂並生，互相輝映的。至於國外優良作品的有系統介紹，也是今日詩作者們有待努力的工作。好的翻譯猶如創作，並非省力的事情，希各方朋友及讀者就這個範圍內惠賜佳稿。稿件及來信請寄上海信箱六四五號。由于物質條件的困難，這一集所費的成本竟達一億元，而我們經濟上籌措不易，對各位作者除了贈送本刊外，一時還不能做到合理致酬，謹在此致深深感謝。

——容

第二集要目預告

莫洛：詩三首	羊羣：寫在嘉陵江上
李旦：我騎着童話的白馬回來	唐波：扇
聖野：列車	劉西渭：從生活到字，從字到詩
唐湜：悲壯的搏求者穆旦	葆荃：庫巴拉詩五章
陳敬容：里爾克詩十章	

自去年七月「詩創造」誕生以來，轉瞬已屆一年。特徵求紀念定戶，將活期訂閱改為定期訂閱，使讀者不受漲價影響，訂閱手續亦較簡便。凡七月十五日以前預約半年（六期）者，平寄只收四十萬元，掛號四十七萬八千元，航空五十萬二千元，航掛五十六萬二千元，香港港幣五元，海外美金二元（郵資漲價，謹請補繳）。原有活期訂戶將訂費補足亦可轉入紀念訂戶。訂戶購買「詩創造」合訂本及「森林詩叢」，可按六折優待（每戶限購一部）；購買星羣出版其他圖書按七折優待。外埠訂閱延至七月底，以郵費為憑。

星羣出版社 啓

茲寄上 幣

元正・訂閱

「詩創造」叢刊半年（自第

輯起）用

郵掛號航空

寄遞，此致

上海（12）自忠路60弄43號

星羣出版社

詳細地址

啓 月 日

訂閱人附言：

詩創造

硬面精裝一巨冊

· 售價九十六萬元

合

算·「詩創造」訂戶及同時訂閱「詩創造」或「中國新詩」者以六折優待（計五十七萬六千元·每戶限購一者

星 厚 出



正
十萬元
一百四

獻貢大的界版出·蹟

巴爾札克要將它讀
數爲這是「文學史
中輝煌的奇蹟」了
每部售價國幣

度出版
大貢獻

長 萬字，由名詩人徐遲先生精心譯出，全書六百餘面，將是今年

瑪宮闖秘史

司湯達著 徐遲譯

這是法國浪漫派大師司湯達的不朽

故事是敘述帕爾瑪宮闖中的形形色式：戰爭、監獄、宗教、革命、叛亂、陰謀、騎士式的戀愛……縱橫交錯地織成了一串荒佚離奇的圖景，通過司湯達的柔和清新，嚴肅而深刻的描繪，使讀者有身歷宮庭之感，無怪當

馬丁·伊登	美·傑克倫敦著	一百二十五萬元
羅曼羅蘭(再版)	胡風等著	十二萬五千元
魯迅小說選集	魯迅著	一百另七萬五千元
詩論	艾蕪著	十九萬元
人的花象	呂蕪著	廿九萬元
棉花	日·須井一著	十七萬元
鴿牛在荆棘上	路翎著	十二萬五千元
敘述與描寫	呂蕪著	二十萬元
財主的兒女們	路翎著	二百五十萬元

上海雜誌報社聯合發行所

地址：上海福州路三七九號
電話：九八二九部市門；九八二九部市門
電報掛號：八一八





詩選

最後的晚餐 外一章

世
界
外
二
章

時間與旅長時

閃電外二章

歌外二章

卷外一

春の告誡 外二章

嚴肅的遊戲 外二章

個體的完全 外三章

॥

詩與現實

論風俗

書籍

自由列車 美國、休士

第六章 餘談・伊薩柯夫斯基

請七章 宗廟、叔姪國君

溫靜亭

客	冰	寶	水	唐	蔣	陳	杭	李	馬	方	杜	唐	楊	鄭	本
46	45	41	38	32	28	26	24	22	20	18	16	10	8	3	1

三

人

新學

十卷

14

預教十年：

星
海上

+

(二)

經 出

六六六

版
开(

三三三

子思子

[illegible]

